戊子夏月金陵聚奎樓李少泉

隱逸文　閨閫文　釋教文

聖賢文　壽誕文　放達文

筆洞山房　徐天池先生批選

天寶遺

天壤遺文

筆洞山房徐天池先生批選

聖賢文　豪傑文　放達文　神仙文

隱逸文　閨閫文　釋教文

戊午夏月金陵聚奎樓李少泉繡梓行

天壤遺文

亭洞山房徐天池先生批選

聖賢文　豪傑文　放逸文　神仙文

隱逸文　閨閣文　釋教文

戊午夏月金陵聚奎樓李少泉甫梓行

天壤遺文序

昔人言恨不得讀盡古今奇書又有爲之説曰士人須讀人間未見書嗟夫所未曾見奇書乃安能盡讀耶夫飛目敏

以慧精力勝人邀遊孫氏樓中者不能支飛挾羲指肯如祖顗之好蓄聚者不能夫私陸蒙山吞雲夢如揚珍之捫腹而藏者不能夫非足跡遍天下如

司馬子長之選者不能皆載士
也腐蟲蛇精果核肉烏覩一所
謂宇宙之大載筆洞先生曰
使我得從大小二酉山則為萬
卷書中一蠹醉飽夢宿其間

香魂當與天地之春俱化噫
先生止家貧不能聚書乃其
片心不傀寸目常烱圃可受金
接会不倦之藉而玉川無專美
也先生嘗綜輯千古斯文彙詁

文詠史諸子、諸詩分為四集從以為此名人間所共見者未足奇也乃於四集外流覽搜羅無所不到且曰不徒博也雖博矣于学者無裨也凡著書纂言須求有益

乎後學於是從轉爰擇其義之
精詞之粹者以示予予曰此天壤
間遺文也所稱人間未見之奇不
在茲乎先生笑曰吾所未曾見
安知非人間所習見者則吾所

謂奇安知非人所謂常者是書

恐未可以示之天下也嗟夫使人

人能若先生之以不倦目常烱

則此卷謂之習見之書也可吾懼

承核內圓人也則是書正此以瀾

再天下之心目而睹宇宙者予
代為先生傳之

晴雲居士萬心朗題

笠叟自叙

予髫時嗜古文辭師謂之曰青雲捷徑制舉蓺耳嚋刮爾腹而驗尔蠹魚多少予窮不然其言歸而請于家大人家大人不奪予志也授之韓柳歐蘇四大家予曰古止是乎授之先秦兩漢諸文予

曰古止是乎尋根古人不見我如何使我不見古人矣我見古人忽見之於文辭乃已士人而徒操三寸枯竹展烏絲襴搆八比應試語且旁訊曰是合尺度否是嘗持衡吾意否以是為學是以繙經籍止諗題目而名理遺闕史傳止剽

字句而神骨遺讀古今諸書止為風簷地而無限之載籍遺予數十年前正坐此病苦矣哉惜矣哉迄今幸制举藝不售榮辱付之窮通而得以嘯卧于鴻庬以來之宇宙也宇宙內惟聖賢經籍為嘗予萬卷不歡徒尋題目必求所為

名理故此著新悟風悟後悟之書有芸外想芸外想之外有理學明辯錄有五經説畧有四書疑釋有三隅反有林間答問各卷至於古文詞則亦不敢徒剽字句為風騷地所選輯千古斯文有文集有史集有子集有詩集而此書又攟

予所見且聞者輯之曰天壤遺文一編嗚呼此遺文也人之所謂不必讀者也而我何以不遺之嗚呼以為不必讀也則亦曩所稱青雲捷徑制舉藝耳予才欲使我見古人而見孔曾思孟子經籍矣尤欲見韓柳歐蘇尤欲見先秦

兩漢諸君從是推之凡豪邃之隽玄幽嵓之逸韻綺筵之狎叟方外之幽蹤清閨之妙麗皆古人也皆吾之所欲得而見之也天壤間何物不有一物不知尚為儒者所耻矧茲輩之語言章彩散見乎各記傳中猥雜有可覓者而奈

何自我遺之自我遺之是我糕未見古
人也未能瞪目天壤者也天壤間除是
齊諧楚咻荒籙怪志鬼魅荒唐淫靡謔
浪之語予不顧見自非然者安知其不
爲吾道之羽翼也又安知其不可以主
孔曾思孟之堂下而供其奴役也此予輯

遺文之意也時幼兒春盛頗同予志卓
有古人之思予輯成而先授之兒曰老
父安所選古今文俱本聖賢之名理為
之主此編雖遺文哉而文在茲矣是書
又引古人而見我也是携我手以見古
人也予曰子方尋捷徑于青雲毋遺

習此爲兒曰解牛何當于養生哉而文
惠君得之于庖丁則有得于天壤
遺文者亦制舉藝中之桑林舞也
予嘆曰子能善讀予書者乎窮意
天下之閱天壤遺文者皆當作是
觀

古臨之北笠叟徐奮鵬書于

筆洞山房

新刊批點天壤遺文目錄

○一卷聖賢文

予所志者聖賢之道也則所誦者聖賢之文也或曰聖賢無心為文以鳴于世奚得以文求之嗟乎假令曾不大學思不中庸群弟子不記二十篇孟軻氏不諄〻于仁義數十萬言吾夫子不秉筆刪述六經則萬古而下其何從睹洙泗鄒魯之道耶文之不可已也益如是夫第予思聖賢之文決不止于四書六經

而諸儒有能演其道以立説者則皆聖賢之文也第子又思語不載于經書而襍出于諸子百家之引説者則未必皆聖賢之文也予何據以辨之則亦據聖賢之道以辨諸子百家所記載者果其不詭于道而文詞又俱雅馴則謂其為聖賢之文也可即謂其文為聖賢之道也可

筆洞山笠叟題

聖賢文散見于諸家襍記者甚多第或諸家假聖賢

口吻為言不免失其本来之真故茲不敢罷錄〻其肖神而文雅者盖俱在書經所遺之外得之也

伯子徐春茂謹識

伏羲皇策　　神農典

軒轅典　　黄帝華胥夢

尭舜相遇　　湯讓卞隨瞀光

武王受戒作銘　　周公箴伯禽

考工記　　孔子觀子周

孔子論儒行　孔子警君

孔子論孝　孔子厄陳蔡

三子言志　孔子有爲之言

程明道顏樂銘　張南軒自新銘

康節無名公傳　康節漁樵問對

真西山心經贊　真西山夜氣歌

呂祖謙湯武論　薛德溫理論

胡敬齋老佛辨　王陽明示門人

○二卷豪傑文

宇宙間惟豪傑之作用不凡彼其氣雄萬夫才高千古挺秕能表見于風塵之内故其抒為文辭如虎躍鳳鳴如星坚霞煥如長劍耿〻倚天外如厭海霽青山挠萬里巨浪即单辭小品亦如片〻飛瓊如哀梨如安期棗所謂一噴而大珠小霧者非耶世有真豪傑斯有真文章先秦而下代不乏人西京賈董東都王班唐韓柳宋歐蘇其流輩大構雄章即今三尺童

予能誦之第思古今英雄其遺埋沒不可勝數而尚論者特據人所常誦之文為文亦局矣士人須讀人間未見書刻豪傑為文又有可搜而覓者予故拈出之以驗豪傑之作用果不凡也嗚呼古以豪傑作文章今以文章作豪傑

筆洞山笠叟題

凡古文之垂者皆出于豪傑之士也然諸籍所共載諸士所共習者則常在耳目之中謂之天壤遺文必

其豪傑之文所遺于天壤間而未之載未之習者

伯子徐春茂謹識

荀卿各物賦　荀爽貽李膺書
黃忠與申屠蟠書　沈約修竹彈甘蕉文
謝偃惟皇誡德賦　張敏責子羽文
竟陵王上讜言表　王僧孺與何遜書
張説東山記　蘇易簡擬大言賦
駱賓王應詰　狄仁傑檄告西楚霸王

元微之觀馬射　楊炯庭菊賦
王子安望賦　徐寅過驪山賦
高邁濟河焚舟賦　庾信序趙國公文集
李翱國馬說　李士表庖丁解牛論
歐陽修五方老人祝壽　方秋崖荅湯侍御書
方秋崖與余總郎書　楊誠齋祥瑞策
楊誠齋罪嚴助　劉誠意清齋記　卜者說
祝允明楊雄篇　擬岳飛遺秦檜書

○三卷放達文

造物未嘗局人〻自爲造化局耳是故士以富貴而託迹于功名以功名而託業于文章以文章而託言道德禹行舜趨命曰周旋折旋之宜不知高人逸士見之必笑〻謂造物者所活潑〻生我之軀而我願以俗情局蹐天地謂造物何郄詵閭樵語牧唱曰此可以洗盡五年塵土腸胃忻然倚膝聽焉久之乃去噫達者視道德文章且作性命外物矧功名富貴而

足以局我乎予初年点坐癡齡之病及博觀古賢超然又見天上英〻白雲倏忽蒼狗則予何為拘〻也議者曰其如聖賢名教何曰誰教我寘身名教外只是不欲爾羈首挈足之功名富貴中予讀放達文於是有感

筆洞山笠叟題

士人行檢不可放達而文章不可不放達文章不放達則神靈鎖束便多足觀故從天壤間所遺有不羈之語為士人所未嘗見者錄之

伯子徐春茂識

德操清尚　孫綽序蘭亭詩後
江淹四時思　孔稚圭褚先生碑
阮籍伏義問荅書　阮籍大人先生傳
竹林七賢斷　周朗報羊希書
袁粲妙德先生傳　白樂天醉吟先生傳
白樂天池上篇　送張祖之東都序
送煙子元濱隱仙城序　王摩詰招裴廸書
王績無心傳　王績五斗先生傳

王勣自撰墓誌銘
王勃遊山廟紀
歐陽烱序花間集
牛應貞魍魎問影
陳子昂別中岳真人
沈愷小樓記
范成大三高亭序
林洪清淨齋銘
春日游南山紀
張觀海千知識作室
山谷題四休居士
病叟閒境志
呂伯恭佚老菴記
羅大經山居語
汪伯玉輦遊記
萬道光清風賦 明月賦

○四巻神仙文

神仙之說不知何所倣迺觀諸家所載黃白飛昇之事似有可據而間有傳其文章語都絕烟火氣味不似人間有者客謂予曰君初謂其无也今乃因其文而信其有乎予曰終不敢謂有也客曰何其文至今在也予曰世所謂仙人者大約是人自能完其精靈超然常遊天地間耳則其文亦其彼一時精靈之所寄耳且其事之異文之奇或後人之所增飾未可知

也第其文以增飾而奇也則予亦取其奇不計其飾
也則予亦誦其文不追其事也如必求其事則將舍
郯魯而方壺矣乎予謂郯魯之中泰山巖巖千古也
泗水洋洋千古也欲求常生而不死于天地之間者
惟有此段精靈在

筆洞山笠叟題

列仙諸傳事涉渺茫間有一二文集行世者然多黃
婆姹女之談於儒家無所裨焉兹卷廣覓真語精蒐

玄文示天壤間有此奇觀而儒者誦之亦可為豁性醒心之一助　　伯子徐春茂謹識

太上老君常清淨經　文始先生自然治篇
文始先生道妙篇　想識　心役
洞靈真人信道篇　材慎在求
葛真人抱樸編自序　陶真人仙人賦
陶真人答虞仲　煙波釣叟天地皆虛論
烟波釣叟至道篇　影光問答　聲戰

回道人求道　紫陽真人妙境遊
泥丸先生授道　鶴林子遐遊
鐵脚道人一言一藥　丹樞先生進劉妙清
瓊琯真人慵菴銘　湧翠亭記
雲谷對詠　橘隱記　心遠堂記
龐居士傳　馮虛了人尋真
紫巖上瓊海真人書　王琳甫歌
洞仙花月飲　夢仙諭世

○五卷隱逸文

予性也僻喜岩居茅宇不喜雕墻大廈喜摘蔬煨芋不喜綺筵列俎喜野草山禽不喜名花廣樂喜與犁童樵夫談溪山辨天喬量晴較雨不喜入達官貴人之門聽豪客名人之教用是卜隱居之室于筆峒山下初名曰碩人邁今改名曰樂亦軒偕二雛讀書其中耳守澹泊二雛曰大人得無苦乎予應之曰爾各求志以精吾道吾自樂此以順吾性時有達士拉我

入華席嚼大臠卧錦茵偃仰朱簾画棟之内予鬱〻不自適凜〻如有所惧也唯速求歸〻至樂亦軒内雖所居所食所卧陋甚却晏然適也二雛曰此似寡無鄰也予執古今高隱之文數十首示之曰是吾隣

筆洞山笠叟題

人情每崇尚臺閣顯達之文至岩下幽人多以為枯槁而弃之不知逸趣高標多出于遺榮謝貴之士茲所選錄較之顯達者丰韻更饒

伯子徐春茂謹識

陸士龍逸民賦　阮籍詣都亭奏記

王羲之與謝萬書　盧曲安居論

無能先生宋玉說　嚴陵說

孫登說　束皙玄居釋

嵇康與山濤書　陶隱居尋山誌

皇甫謐辭晉武帝召疏

蕭大圜適志　劉孝標山栖志

張充與王儉書附淡論
祖鴻勳與陽休之書
歐陽修山中樂諷慧勤歸隱
楊萬里記沈賓王山居　九日自敘
遠公神隱説　晚景樂　晝景樂
武夷翁嬾翁齋賦附詩　蒼琅子虛舟賦
蒼琅子交翠亭自序
癯叟仕隱辯問

○六卷閨閣文

夫女子生不貴慧〻恐其溢也則又奚文章之足云然楊容華房櫳曉開之咏謝道韞柳絮因風之哦李易安以漱玉鳴千古風流吴降仙以紅箋進五位崇錄朱淑真見重于後村蘇若蘭寄精于璇璣黃崇嘏之斧拾青紫呂荷香之樂奏宵雲則潛閨淨榻何嘗不以文顯哉第近日詞人騷客或以男女佳遇染撰傳奇遂於其中代著閨中酧荅詩詞簡翰致令狎態

若画淫情滿紙噫此正所謂慧而溢者也縱摛藻若春華其於禮教不大傷乎予閒居與當壚者每言及此當壚人曰君姑寘其濫者勿道請道古之潛閨淨榻而以文顯者予乃悉搜篋中得其大雅者一一陳之

筆洞山笠叟題

今之選文者多不錄女人語然玉臺新咏及花間集至今挂人齒頰則綠窻之雅詠更多遠神也天壤閒何可多此一觀

伯子徐春茂謹識

柳下惠妻誄詞　魯黔婁妻謚
敬姜教子習勞　宿瘤傳
曲沃負以義匡君　子發母戒薄士卒
細君詰東方朔　文君相如往還書
丘子妻死忠勵夫　徐淑秦嘉往還書
衡山候婦書　崔氏訓子
秦氏綠窗語　女洲與兄弟書
徐賢妃諫太宗疏　丁廙妻寡婦賦

甄氏節婦歌　懿德回心院詞

劉桑妻春花賦　梅妃樓東賦

蕩婦秋思賦附蕩子從軍賦

鶯鶯報張生書　王寬婦書

江錢娘祭夫文　宋宮人衛芳華製詞

宋徐君寶妻自製詞　吳女與鄭僖對答書

采采致商生書　嬌女賦

廣陵士女花殿最

○七巻釋教文

予素所深闢而力絶者沙門之教也今何乃錄其文乎得無類同浴而譏裸裎者乎曰否也否也夫李斯倡議焚書千古之罪人也而諫逐客一書士人津津誦之楊雄美新玄之尚白矣而法言及諸賦後世卒以多子雲者佛之貽害于中國可闢也可絶也吾第錄其文而已蓋嘗謂明心見性之說對境無心之說未始不與吾儒合但吾儒於自己心性中即可以理

會天地萬物佛則欲空天地萬物以空吾心性則止可以善一身而不可以用一世也用一世者顧可胥天地萬物而西天也乎吾第錄其文而已雖然決無佛也進其文而拒其教可也

筆洞山笠叟題

達摩西來不立文字縱有佛也亦無文、則非佛矣多是倭佛者演方廣之教說法以鼓人之崇信耳茲集亦棟其近似者以備遺文之選非崇信也

伯子徐春茂謹識

弘忍太師　三祖信心

大通經　三品上藥

文殊遊女　文喜禪師

隍策入定　如滿禪師

本寂禪師　清聳禪師

崇信禪師　龍安海禪師

宗一禪師　白兆珪禪師

達觀禪師　性空庵主
君山覺禪師　慧忠國師
空室道人　玄沙道者
慧命禪師　法界三觀
誌公指示　大法頌
三藏聖教序　叙道實花
六觀堂賛　大别方丈銘
遇童子論定　僧治心疾
請郭山長老　天台僧疏

易草木易歲也時無

天壤遺文卷之一

筆洞山笠叟研述
男春茂春盛註釋
書林李少泉刊行

聖贊文

伏羲皇策

批　太古風氣淳龐其辭如此乃萬世文字之祖

○昔在天皇居於君位咨於將咨於相咨於民垂皇策辭皇曰惟我生無道承爻居方三十二易草木

曆以草木紀年未甲甲寅旬也八太七成陰極陽生之義○草生月乃一陽動之月龍馬馬身龍鱗有翼蹈水不沒○命朱襄孚書契

上升君位我又燧皇歸世未降河圖生民結繩而無不信於未甲八太七成三十二易草木惟我老極時生人衆多掘群蟲聚欲相吞害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子其未生我畫八卦自上而下咸安其居後二成二十二易草木皇曰命子襄居我飛龍之位主我圖文代我洛於四方上下無或私襄曰咸若洛衆之辭君無念哉後一易草木皇曰命子英居我潛龍之位主

命昊英造
曆法曆既
定乃命列
衆職而治

我陰陽甲曆咨於四方上下無或差英曰依其法
亦順君無念哉皇曰無爲後二十二易草木昊英
氏進曆於君曰曆起甲寅皇曰甲日寅辰乃鳩衆
於傳教臺告民示始甲寅易二月天皇升傳教臺
乃集生民后女媧子無之右上相共工下相皇桓
飛龍朱襄氏潛龍昊英氏居君左右栗陸氏居北
赫胥氏居南昆連氏居西葛天氏居東陰康氏居
下九州之牧各統其人群居於外皇曰咨于上相

命共工咨告于民

命皇桓撫愛下民

命栗陸司草木水泉之養

命大庭定

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王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無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王道撫愛下民同心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勿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無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無念哉皇又

宮室居處之宜
命陰康奠水土
命昆連驅禽獸
申命旣畢又總戒之

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構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于道達于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犧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區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

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

評　看他命官敷治其條整々而其意禀々此開天闢地經民理物爲萬世永頼

評　河圖出因而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晴天地渾沌之秘從開而宇宙文明之運漸啟傳教臺萬古如在

此篇文法之妙在於條而有法簡而有思

以示叮嚀

二君有巢氏燧人氏也

神農典

批　太古之文端慤儼厲有非後世文人所及

○政典曰惟天生民惟君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政皇曰惟我生無德咸若古政嗟爾四方之君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無亂于政昔二君始王未有書契結繩而治交易而生亦惟歸政昔在天皇肇修文教始畫八卦明君臣民物陰陽兵象以代結繩之政出言惟辭制器惟象動作

歸氣循歸世我是神農自指

正天時一段提立政之綱下詳之

君正一大段言凡事皆以正爲則失其正則獘生

惟變卜筮惟占天皇民歸氣我惟代政惟若古道以立政皇曰正天時因地理惟厚于民民惟邦本食惟民天農不正食不豐民不正業不專惟民有數惟食有節惟農有教林林生人無亂政典政典曰君正一道二三凶臣正一德有常吉時正惟四亂時不値氣正惟和氣亂作癘官正惟百民正惟四色正惟五惟質惟良病正四百四藥正三百六十五過數乃亂而昏而毒道正常過正反僻刑正

疊數語以致叮嚀

平過政反私祿正消過政反侈禮正度過政反僭樂正和過政反流治正簡過政反亂喪正哀過政反遊干戈正亂過政反危市肆正貨過政反邪譏禁正非過政失用皇曰嗟爾有官有業乃子乃父乃兄乃弟咸若我辭一歸於政皇曰君相信任惟正相君脩位惟忠相官統治惟公官相代位惟勤民官撫愛惟仁官民事上惟業父無不義厥子惟孝兄無不友厥弟惟恭夫不游妻不淫師不怠教

刑者形也一段總收上文而政者正也一句又以凡事只是一歸于正而終煞政典之意

不失刑者形也形爾身道者導也導爾志禮者制也制爾情樂者和也和爾聲正者正也正其事

評　尚書止載堯典舜典而此篇與首伏羲冊命一篇與後軒轅政典不與焉豈以其上古之事若存若亡傳之或訛耶然下經出于伏生口授則又誰得而正之予選古文詞首聖賢文一卷而尤首之伏羲農軒三篇非徒示一時之奇寔以垂萬世之典也

五方之長即下五正

治必先正道此立政之要

軒轅典

批 典切不浮可以想見太古丰韵

○皇曰嗟爾天師俌相正五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若我言政典曰國無邪教市無滛貨地無荒土官無濫士邑無游民山不童澤不涸其正道至矣正道至則官有常位民有常業父子不背恩夫婦不背情兄弟不去義鳥獸不失長草木不失生政典曰方圓角直曲斜凹凸必有形遠近高下長

此敕岐伯以定曆数

短疾緩必有制寒暑燥濕風雨逆順必有昔金木水火土石羽毛必有齊布帛桑麻筋角齒毛必有用百工器用必有制聖人治天下權以聚財財以施智智以備賢賢以備道道以統下下以事上上以施仁仁以保位位以制義義以備禮禮以制情情以惇信信以一德德以明行行以崇教教以歸政政以崇化化以順性性以存命命以保生生以終壽皇曰岐伯天師爾司日月星辰陰陽曆數爾

而理陰陽

此敕后土察物性而便民用

此命蒼龍氏愼賞罰

此命祝融氏秩祭記

此命太封氏專征伐

此命太常氏治田賦

正爾考無作差貸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爾惟戒哉皇曰后土中正爾識山川草木蟲魚鳥獸爾掌爾察無亂田制以作田訟爾惟念哉皇曰龍東正爾分爵祿贊智爾咨爾行無掩大贊以惓財無虒惡德以私賞聖曰融南正爾平禮服祭祀爾正惟無亂國制以僭上無廢祀事以簡恭爾惟念哉皇曰太封西正爾分干戈制法爾掌爾平皇曰太常北正爾居田制民事爾訓爾均百工惟良山川爾

○此則摠上五正而申敕之

此段予著爲君難論未刻

圖爾惟勤恭哉皇曰天師備相五正百官士子農夫商人工技咸順我言終身於休

評

予覩古之聖君命官敷治常慄慄然載高履危之想後世嬉嬉然以位爲樂而寘其臣于不足御豈上古之天下難而末世之天下易邪嗚呼玉階薄氷也大寶拱璧也攷軸朽索也大內積薪也黃屋巢幕也四夷辛螫也臣庶桃虫也邊鎮虆卵也吾旒朝露也黼座易棋也嗚呼危哉

奸裂也黷黑也

黃帝華胥夢

批　神骨中梃玄詞外爍卽未必眞而已蔚然奇矣

○黃帝卽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奸黷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肌色奸黷昏然五情爽惑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淊矣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於是放萬机舍宮寢去直待徹鍾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

齋心服形內有篤恭意不然則枯寂耳

華胥亦設言不必泥求其處

雖言民風寔開主德

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其國無帥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慾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札不知親己不知踈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無傷痛指擿無痟癢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

天老力牧太山黃帝相也

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

神行而已黃帝既寤恬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

稽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

物之道弗獲其術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

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

又二十有八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

評

只是個不以情攖天下而天下自治中庸篤恭

而天下平一語足矣後世儒者好美筆舌遂緣

此而著爲華胥之夢第其文辭自是千古之奇

評

首設言以心娛天下天下不治以心苦天下天下不治後言無心而天下自治彼娛與苦皆非治天下之心也以天下治天下治天下以還天下舜之無爲禹之無事蓋如此

此三言便舜後日恭已無爲之根

只言人情而不絡事天任地之說舜之救時幾與水土已彰著

堯舜相遇

批　要言不煩至言不文

○堯得舜于服澤之陽問曰我欲致天下爲之柰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曰奚事對曰事天曰奚任對曰任地曰奚務對曰務人曰人之情柰何對曰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于友人之情乎君夫從道則吉反道則凶猶影響也帝館之於貳室語禮樂詳而不悖

括得舜之所以事堯

括得堯之所以待舜

語政治簡而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貫昵而條達咸協于帝而可底績於是錫之絺衣雅琴命之姚姓配以娥皇女英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之於畎畒之中

評 堯舜當日則天協帝氣象嘗遐想之不得見見之于元首股肱之歌然益令人想堯舜當日時雍風動光景嘗遐想之不得見見之于耕鑿作息之謠然益令人想

非吾事之對乃深拒之詞湯不悟而問孰可貪乎亦呆乎

湯讓于隨瞀光

批　一味清芬堪拂宇宙之塵

○湯將伐桀因于隨而謀于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于隨于隨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爲賊也勝桀而讓必以我爲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

真無道之人

真無道之世

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乃自投椆水而死湯又讓於瞀光曰智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君子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食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評　遐哉二子清踪玄致千古莫儔哉然高士傳止

玄晏皇甫謐也

嚴光釣于富春山商

載許由巢父善卷子州支父不受堯之讓蒲衣子不受舜之讓而於隨光竟無傳焉豈玄晏先先偶遺之邪予嘗欲作高士傳補又欲從其後作高士傳續顧力未及焉天假之年當成全書

評

古之人繕性玄漠抱體虛冥視黃屋紫垣若浼若穽眞巻山之膏不朽馨濁涌者也然山之隅水之湄孰非韜彩埋奇之地而廬川之汲桐水之投不亦過乎萬世而下吾有取于富春一絲

山有四皓陶潛歸于松菊陳搏高臥于華山俱不忍見革命者

商嵎數老彭澤之松菊常存而華山之夢寐不淬者

太公特致愼重以敬武王敬信

武王受戒作銘

批　斧座明箴杲愚永鏡千古萬古

○武王既踐祚召士大夫而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得萬世可爲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聞也乃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冊書王欲聞之則齋戒三日王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

金玉之言可以千古

此公巳洞見三代以下修短之理

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得可爲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且臣聞之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不及其世王聞之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焉於几爲銘焉於鑑爲銘焉於盥盤爲

席敝則代
此監不遠
○口生㖃
善言也口
戕口惡言
也㖃字即
唯

銘焉。於楹爲銘焉。於杖爲銘焉。於帶爲銘焉。於履屨爲銘焉於觴豆爲銘焉於户爲銘焉於牖爲銘焉於劒爲銘焉於弓爲銘焉於矛爲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㖃口戕口鑑之銘曰見汝前慮汝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

火滅晴處也卽暗處亦必修容不忘此帶○食自杖食則當卓立憍盈也逃去也。

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懥惡乎失道於嗜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愼戒必恭恭則壽履屨之銘曰愼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憍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乎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

鋔必佩服以自厲

少有不忍即禍及終身

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
先時劒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
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故無忘自
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有弗忍終身之羞識予
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評　予讀書及詩兩經所載其君臣動色相戒無非
敬天勤民修身省過之事其君不自皇不自聖
其臣亦不皇其君聖其君其拘之如七歲稚兒

春氷危境
泰山安境

見督于嚴傅然約之若二七處女入繩于大家然君不以爲拂已也居則曰吾今在春氷之上師臣其有以泰山我乎予於尚父之陳誡武王之作銘見之噫成康而後此銘其磨滅哉武王固藏之約行之得爲萬世子孫恒者也噫三代而後又何如哉

寬愼眞美德也而有不美處惟周公知之

周公箴伯禽

批　其辨美之不美處意大奇到

○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爲人寬好自用以愼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爲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窶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

無踰越不見士猶言無一日不見士也

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爲子武王之爲弟成王之爲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無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

取人之多乃能得人

勿以魯國驕人句是通篇大脉

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勿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顔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

評

周公吐飧下白屋之士正不以周天下驕人魯公又安得以魯國驕人周公以此心祚周即以此心祚魯以此心事君即以此心教子眞聖相眞聖父

先渾提頭腦後逐句分解亦是一法

考工記

批　文詞矯健錯綜有法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

凡十二句用十一也字文法如層巒疊岳

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粵無鎛燕無函秦無廬胡無弓車粵之無鎛也非無鎛也夫人而能爲鎛也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百工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巧合

美才巧工必須天時地氣方能成

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之角荆之幹妢胡之笴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死石有時以礫水有時以凝有時以釋此天時也

評　考工記疑漢河間王劉德所作以補冬官之闕

其論百工之事幷ㄴ秩ㄴ文法錯落有深可玩者特令時學者功多不及此且曰是綫圖也故姑錄其一段之勁暢而便于編演者之習君傳雅之士當求其全編

此天時也以下說木金皮色刮摩

魯昭公賜孔子車馬侍御適周南宮适從○時老子爲周守藏室之史

孔子覲于周

批　古確又在周彛商鼎之上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于老聃訪樂于萇弘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歎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及去周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之號請送子

扆狀如屏
以絳爲質

以言乎凡當今之人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身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受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子之進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於

鑄金爲人名磨兕堅黄帝時有之

此銘語大都皆老子之旨然此銘聞始于黄帝之時則世稱黄老有以也

其所以安存而急急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却步而求及前人也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惡安樂必戒無所行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傷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焰焰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爲江河綿綿若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誠能愼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

地以右爲尊而江海東注

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守下人莫踰之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評 孔子問禮於老聃不知老聃何以對但考史記

當時聃弘皆知孔子爲聖人孰謂聃弘爲異端之徒也寃哉

云老聃謂孔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至于萇弘之文詞尤邈然無聞但考孔叢子云萇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彊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乎

評

按皇覽黃帝有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戒可得聞乎尚父曰黃帝之誡曰吾之居於

民上也搖匕恐夕不至朝故爲金人三封其口

又按藝文志道家有黄帝銘六篇金人乃其銘

六篇之一也

此即是儒之舉動

孔子論儒行

批　聖人之言淵大純雅揭數儒行如日中天

○孔子在衛冉求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鄰國難以言智也季孫以告哀公公從之孔子既至舍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立待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

未知其儒請以服爲儒丘未知也

此以下皆言儒行

宋冠章甫之冠丘聞之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以鄉丘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對曰遽數之不能終其物悉數之乃留更僕未可終也哀公命席孔子侍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強學以待問懷忠信以待舉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儒有不寶金玉而忠信以爲寶不求土地立義以爲土地不求多積多文以爲富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非時不見不亦難得乎非

陶瓦初則
圓折而毀

義不合不亦難畜乎先勞而後祿不亦易祿乎其
近人情有如此此者儒有可親而不可刼也可近而
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其居處不淫其飲食
不溽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數也其剛毅有如
此者儒有忠信以爲甲胄禮義以爲干櫓戴仁而
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守有如此
者儒有愽學而不窮篤行而不倦禮之以和爲貴
忠信之美優游之法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其

之則方

粗而翹之二句謂謙雖有迹非浮躁也

寬裕有如此者儒有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君得其志苟利國家不求富貴其舉賢援能有如此者儒有澡身浴德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爲也不臨深以爲高不加少以爲多世治不輕世亂不沮其特立獨行有如此者

評 各記俱有此篇而詞氣豐縮不同字句增減不一亦未知孰是想其聖人原有對問之語而記

此段載司馬遷史記

者各記其語差異耳
哀公十一年冉有爲季氏宰將師與齊戰而勝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而無窮質之鬼神而無憾求之不以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而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康子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自衛

歸魯語哀公以儒行云云

史記所載孔子言儒行十有七條視此篇爲詳

程子以爲非孔子所言胡氏謂游夏門人所撰

其文與荀卿相類故家語刪之

此篇與荀子所載意同調意

此言服於外必有所以制其心

孔子警君之言

批　似煩而簡似平而悚非聖人不能為此言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為治敢問如之何取之孔子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絇屨紳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絻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肉生今之

儀等也謂人有五等

愼終愼思其終也訓格立訓之格言也〇五鑿五臟之竅也

世〇志古之道〇居今之俗〇服古之服〇舍此而爲非者雖有不亦鮮乎〇哀公曰善〇孔子曰人有五儀〇有庸人〇有士人〇有君子〇有賢人〇有聖人〇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〇公曰敢問何謂庸人〇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〇心不存愼終之規〇口不吐訓格之言〇擇賢以託其身〇不力行以自定〇見小闇大〇而不知所務〇從物如流〇不知其所執〇五鑿爲正〇心從而壞〇此則庸人也〇公曰善〇何謂士人〇孔子對曰所謂士人者〇心有

處守也

所定計有所守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偹百善之美必處守也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此則士人也公曰何謂君子孔子對曰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

宛蘊蓄也

疆不息油然而將可及者此則君子也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踰賢行中規繩言足以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道足以化於百姓而不傷於本富則天下無宛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公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德合於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明並日月化行若神下民不知其德此則聖人也公曰善哉非子之賢則寡人不得聞此言也

此一大段意剴詞警聖人示君道訓萬世寧止告哀公

然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知憂知勞知懼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孔子對曰如君之言已知之矣丘亦無所聞焉公曰非吾子寡人無以啟其心吾子言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君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君日出聽之至于

緬然即悠然

中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成儀君以此思勞則勞亦可知矣君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既明此五者又少留意於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評　分別五儀明明若引星辰而上其說哀憂勞懼危處讀之令人心凜千古格言千古至教

孝即是要道不得分爲兩

孔子與閔子騫論孝

批　坦然周行之示天下萬世是則是傚

○閔子騫問仲尼道之與孝相去奚若仲尼曰道者自然之妙用孝者人道之至德夫其包運天地發育萬物曲成萬類不希性壽其功至實而不爲物府不爲事官無爲功尸搁朿睎聽莫得而有字之曰道用之於人字之曰孝孝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夫善事父毋敬順爲本意以承之順承顏色無所

至誠之至五句乃拈提下文之綱

此舜之孝光于四海處

不至發一言舉一意不敢忘父母營一手措一足不敢忘父母事君不敢忘忠朋友不敢不信臨下不敢不敬嚮善不敢不勤雖居獸室之中亦不敢懈其誠此之謂全孝故至誠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感必應善事父母之所致也昔者虞舜其大孝矣庶母惑父屢憎害之舜心益恭懼而無怨謀使浚井下土實之乎背天休震動神明駭赫導穴而出奉養滋謹由是玄德茂盛爲天下君善事

舜之所難者在遇親之頑嚚而感格文之所難者在以己之年耄而敬恭

襲當作供

父母之所致也文王之為太子也其大老矣朝夕必至乎寢門之外問寺人曰兹日安否如何曰安太子温然喜色小不安節太子色憂滿容朝夕食上太子必眎寒煖之節食下必知膳羞所進然後退寺人言疾太子肅冠而齋膳宰之饌必敬眎之湯液之貢必親嘗之嘗饌善則太子亦能食嘗饌寡太子亦不能飽以至于復初然後亦復初君后有過怡聲以諷君后所惡雖小物必嚴襲是故孝

此王之孝通于神明處

成於身道洽天下雅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言文王靜作進退天必賛之故紂不能害夢啟之壽十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善事父母之所致也閔子騫曰善事父母之道既幸聞矣敢問教子之義仲尼曰凡三王教子必視禮樂樂所以修內禮所以修外禮樂交修則德容發輝于貌故能溫容而文明夫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為之况利其身以善其君乎是故擇建忠良貞正之士為

此言教子亦在自盡其爲子未歸到閔子身上方見不負聖人之教

之師傅欲知其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夫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此三王教子之義也閔子騫退而事之於家三年人無間於父母昆弟之言交遊稱其信鄉黨稱其仁宗族稱其悌德行之聲溢於天下此善事父母之所致也

評　論語所載聖人之教問孝者多矣然未有若此之詳也至于言孝而言及感應亦疑聖人之意

不及此然其文詞肫切而暢坦有提綱有分脉明白易讀雖語或出于諸子之增飾而不詭于聖人之旨是亦聖人之言也